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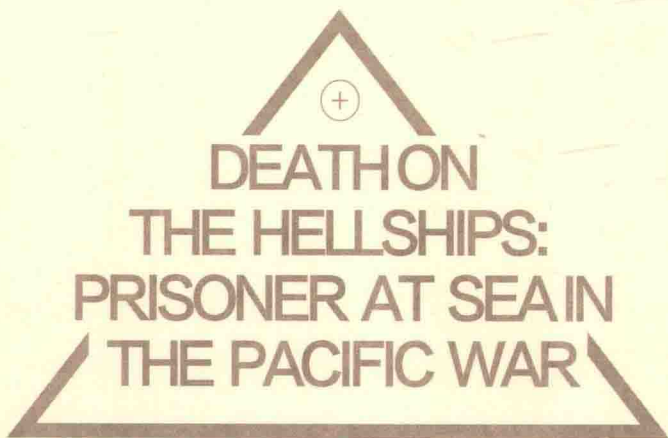
地狱航船

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海上活棺材”

总顾问 | 张宪文

[美] 格雷戈里·F.米切诺 | 著

季我努 | 译 刘 峰 | 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

地狱航船

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海上活棺材”

总顾问 | 张宪文

[美] 格雷戈里·F.米切诺 | 著

李我努 | 译 刘 峰 | 校



Death on the Hellships: Prisoner at Sea in the Pacific War by Gregory F. Michno
Copyright©2001 by Gregory F. Michn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aval Institute Press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5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5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航船：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海上活棺材” /
（美）米切诺著；季我努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12
书名原文：Death on the Hellships: Prisoner at Sea in the Pacific War
ISBN 978-7-229-10354-5

I. ①地… II. ①米… ②季…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战俘问题—研究—日本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3024号

地狱航船：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海上活棺材”

DIYUANGCHUAN: YAZHOUTAIPINGYANGZHANZHENGZHONGDE"HAISHANGHUOGUANCAI"

〔美〕格雷戈里·F.米切诺 著

季我努 译

策 划：廖章章 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徐宪江

特约编辑：王福振

营销编辑：刘 菲 王丽红

责任印制：杨 宁

封面设计：熊猫布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5.5 字数：329千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学术委员会

主任 张宪文

委员(排名不分先后)

汤重南	关 捷	王斯德	步 平	荣维木
齐春风	苏智良	程兆奇	张 生	张连红
马振犊	金立昕	庞中英	宗成康	邓世超

翻译委员会

主任、总校译 范国平

委员(排名不分先后)

李兴华 程世利 顾 碧 李明杰
刘 峰 吴 博 辛启晔 吕 晶

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典范之作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

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下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我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

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第一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成果，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其中，《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通过对参加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研究，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这一铁路。战俘和劳工的死亡率极高。战俘的死亡率在20%左右，劳工的死亡率更达50%，这是一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

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此地辗转到缅甸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虽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8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不义之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的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以上四本书都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军罪行证据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

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张宪文

2015年9月11日

日军虐待、虐杀战俘是直接的战争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很快将迎来战后审判的70周年。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前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

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本丛书中涉及的日本在战争中的犯罪，主要是针对战俘的强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杀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虏者”的直接战争犯罪，亦即规定在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通例的战争犯罪”。根据此公约，战俘“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则，对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俘不得杀、伤。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日军完全违背了公约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战争中对华战俘的迫害行为与本书中介绍的对西方战俘的迫害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重。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遭受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诉讼。而读者通过这四本书，可以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步平

2015年9月10日

中文版序

2015年8月27日，我专程到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地坛街30-3号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参观，看到日军视为军事机密而尘封已久的关押盟军战俘的原“奉天俘虏收容所”真相，感触甚深。

28-29日，阅读了范国平先生传来的格雷戈里·米奇诺（Gregory F. Michno）所著《地狱航船》译稿，感到该书所记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各国官兵（士兵、水手、应征入伍的战士、职业军官）们向读者描绘了亲身经历的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乏味、惊恐、痛楚……

人所共知，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又偷袭了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国远东空军遭到严重损毁。1942年3月11日，美菲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奉命离开菲律宾飞往澳大利亚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留守吕宋岛的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Wainwright）被提升为中将，负责指挥美菲联军。同年4月3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9日，日军突破美菲联军最后防线，巴丹半岛失守。认为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的巴丹半岛最高指挥官爱德华·金（Edward king）少将率军投降，7.5万多名美菲联军官兵被日军俘虏。5月，温赖特率坚守菲律宾最后防线克雷克多岛的1.5万名美菲联军投降。至此，十余万美菲盟军被日军俘虏。有的战俘在日本士兵的押运下，从马里韦莱斯机场步行前往120公里以外的奥唐奈战俘营。6天行军，战俘们遭到日军肆意殴打、侮辱和屠杀，路边随处可见战俘的尸体。这次行军暴露了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被称为二战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

军”。有的则被装入新田丸豪华邮轮，运往日本。15天行程，战俘只能挤坐在一起，不给水喝，有些人试着舔钢制舱壁上凝结的水汽。他们吃的是糙米粥，糙米粥里有时会有些散发刺鼻气味的白萝卜块，有时还有些腐烂的鱼头与内脏。因为粥太稀，很多人在两周时间里都没有解手，有些人则饱受痢疾的折磨。更残暴的是屠杀，日军指挥官斋藤敏雄站在一个箱子上朗读公诉书：“你们在战斗中杀死了许多日本军人。鉴于你们的所作所为，现在以复仇之名将你们处死。你们也将代表所有美国士兵接受死亡的命运。你们现在可以祈祷在另一个世界，在天堂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一个接着一个，他们被迫跪在甲板上，日本兵手中挥舞战刀砍到战俘的脖子上，有人试图像旧时的武士一样一刀把尸体砍成两截。

无论“巴丹死亡行军”，还是“地狱航船”，都反映了被“武士道”浸染的日本军人“崇强鄙弱”。强者向他施暴时百依百顺，对弱者却极尽施暴之能事，更凶更狠更惨无人道。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力主对外战争，甚至说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弹药”。（《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636-637页）日本是“文明和人道的保护者”。（见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美国约翰·道尔在《没有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力》一书中指出：“日本高唱民族‘优秀’，无非是‘自恋’导向‘神化’，欺骗日本人和世界舆论罢了。”又正如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e）所说：“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弱；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与刀：日本的文化类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这是对日本这个“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诡异的思维和荒诞的民族性格最好的总结。

日本把战俘运回本土或运到中国沈阳，送进战俘营从事超强度的

体力劳动，却要忍受饥饿、寒冷、体罚、细菌试验等非人待遇，导致许多战俘死亡。

上述日本对战俘所造成的罪恶，严重违背了国际公法。战俘是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关于对待俘虏，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国际上有两国或多国间签订的一些条约、文件、章程、宣言等国际条约，在这些条约中均以不同的文字表达了对待战俘的政策。日本有许多研究法规的学者，而且在军队中还专门配备了法律专家，因此对各国各类或国际条规不会不了解。

1812年5月16日订于布加勒斯特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和平条约》，第9条作了规定：“现今两帝国中的所有战俘，不论男女，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应于本和约批准书互换后立即予以遣返，不得索取赎金或钱财。”（《国际法条约（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1856年3月30日订于法国巴黎的《法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和平友好总条约》第6条规定：“双方都应立即遣返战俘”（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533—536页）。

1907年，日本加入了《海牙第四公约》。这是一个应对战争和交战国军民、战俘待遇的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专制独裁的军事指挥官不享有此项对待。诚如在文明国家中所推行之法律，战俘仍旧受其法律原则的保护，受“人道法则和公共道德规范”的保护。

1929年7月27日，有日本参与的39个国家签订之《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条约》明确规定：“战俘应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人道待遇和保护，特别是不遭受暴行、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扰。”“战俘因于不合卫生的地区或气候对来自气候适中地区的人员有害，应从速移送到气候较适宜的地区。”“应供给战俘充足之饮水，服装、内衣和鞋，应由拘留国供给战俘，上述衣服的更换和修补应获得经常的保证。”“任何战俘不得被使用于其体力不能胜任的工作”，等等。

这些关于优待、遣返战俘或有关人员的条约，如果说日军官兵不甚了解，那么，一些随军国际法学家总不会不知道。1941年12月23日，日本公布《俘虏收容所令》。随后1942年1月22日开始，日本陆军省先后公布了《关于俘虏管理之件》《关于俘虏之通信限制之件》《俘虏派遣规则》《关于俘虏运输之件》《关于死亡俘虏通报之件》；同年7月27日，日本政府以天皇敕令公布了敕令第619号《关于对俘虏之寄赠品等之出纳保管》；11月7日，日本政府以法律第41号公布了《俘虏处罚法》。1945年3月16日，日本陆军省又公布了《关于俘虏劳务之件》。据统计，二战期间日本有关战俘管理规定的文件计有97份。这些文件、办法应该是双刃剑，一是日军军官应贯彻执行，一是战俘要服从遵守。可实行起来，战俘管理的日军军官往往违规，对战俘百般虐待；战俘只能服服贴贴，一丝不差地遵循规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将受到严罚。

《地狱航船》记述了战俘死亡情况。1942年英美等国的白人战俘14万人被塞到没有通风设备和卫生设施的航船货仓里，当作货物运输，死于虐待和残杀的战俘达2240人。1943年死于地狱航船上的战俘为974人。1944年战俘伤亡为17383人，其中仅同年9月份就有9300名战俘因船不挂红十字旗被盟军击沉而葬身大海。1945年被转运的战俘普遍受到了虐待，地狱航船上战俘自杀、相互残杀的情况变得普遍。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转运的战俘人数竟达12.6万余人，其中死亡人数超过2.1万余人，实在令人震惊。

日本投降后，盟军战俘得以返回故里，许多人写了揭露日军罪恶的证词。《地狱航船》收录了不少战俘的战争回忆，是第一部专门描写地狱船上战俘生活的书籍。但即便如此，本书也无法“真实地描绘出地狱船上的战俘状况”。战俘普莱斯顿·哈伯德回到田纳西州克拉斯科威尔市奥斯汀州立大学当历史教师。“他认为地狱船上冰冷严酷的无尽恐怖不会让这段经历通过书籍记录下来。小说、电影都需要明暗对比，需要张弛有度，需要不同的观点，但是地狱船的黑暗世界如同长眠于

地下的深渊，其邪恶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那个世界没有幽默，没有阳光，没有背景，甚至没有常规。这样的故事如同黑洞一样向自身塌陷，裹着光亮、呼号、理解陷入无底深壑。或许地狱船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堕落、一种超过历史记录范围的邪恶存在。”（哈伯德：《未竟启示录》，第164页）。

《地狱航船》一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问世，实在可贺！这本书虽然只是抛砖引玉之作，它将以一个新视角，让世界人民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侵略东亚，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罪恶；让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美国记者克里尔曼所说甲午战争时以杀人为荣的日本军人野蛮的“怪兽”行为（James Creelman, ‘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The World*, December 20, 1894. New York），又在1931年至1945年重演了；提醒爱好和平的人们关注至今不承认侵略罪恶的日本右翼言行；提高全世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或变种）复活可能性的警惕。

至于盟军战俘在收容所中所受的虐待折磨，也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42年1月至1945年4月，日本在本国设立之善通寺、大阪、东京、函馆、福冈、名古屋、仙台和广岛战俘营，1942年在朝鲜、爪哇、泰国、菲律宾、马来、婆罗洲设立战俘营，还在中国上海和台湾、香港等占领的地区，建立了9所俘虏收容所，这些被俘虏的盟军战俘被关押在收容所，其中一部分后来被押解到了奉天（今沈阳。1944年10月14日，日军又把将校级军官转押到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一分所郑家屯，12月1日，又将关押在郑家屯的温赖特等高级将领转至四平西安县，即今辽源市，为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在所有战俘营里的战俘，无一例外地受到寒冷、饥饿、殴打、疾病、虐杀……

用史实说话。努力挖掘材料、认真整理、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日本对待各国战俘的政策、对管理战俘时的非人待遇应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平等年轻学人的努力值得肯定。